

双塔

山西

骏影映千秋

古诗文中的马意象

鲁立智

作为中国文学中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马”始终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图腾之一。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是文人墨客情志的寄托，更是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身，在诗词阙间踏出了一条跌宕而璀璨的意象长河。

马之初入文学，便带着鲜明的实用印记与礼制色彩。《诗经》涉马之作所在皆是，将其嵌入了周代社会的肌理。《小雅·采芣》以“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八个字，勾勒出军人的威武雄壮；《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的吟咏，让良马成为婚嫁礼仪的象征；《郑风·大叔于田》中“执轡如组，两骖如舞”的描摹，将男人狩猎化作勇武精神的生动注脚。此时的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现实载体，“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汉书·马援传》），在田猎、征战、典礼等各种场景中，搭建起早期文学中马意象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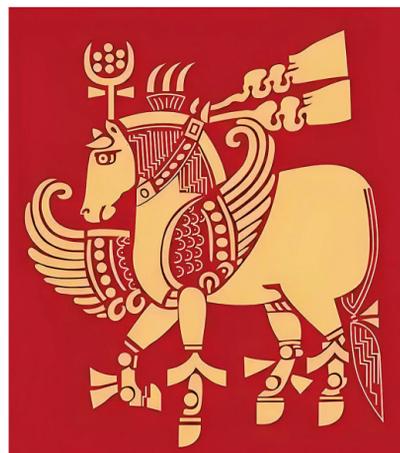
渐渐地，马挣脱了实用的桎梏，升华为精神境界的象征，为文学注入了新的审美维度。支道林“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的论断，将马从役用之畜提升至精神品鉴的层面；杜甫笔下“锋棱瘦骨成”（《房兵曹胡马诗》）的胡马，以“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形神刻画，赋予骏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忠勇品格。这种“神骏”不仅是外在体态的矫健，更是内在精神的投射——它是穆王命驾八骏、驰驱千里（《穆天子传》）的开拓气魄，是曹植连翩西北、视死如归（《白马篇》）的少年豪情，是李白酒后弄刀（《白马篇》）的侠客风骨，让马成为英雄人格与理想精神的具象化身。

而当理想与现实碰撞，马又化作文人怀才不遇的共鸣。屈原“乘骐骥以驰骤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宣言，让骏马成为政治理想的引路者。韩愈在《马说》中发出“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喟叹，将千里马的埋没，比作贤才在古代理想道中的沉沦。李贺“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的叩问，则借良马待伯乐的马遇，道尽了寒士渴望用世的内心焦灼。这些诗句中的马，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镜像——它们或瘦骨嶙峋而自带铜声（李贺《马诗》），或拳毛欲动而徒思百草（刘禹锡《始闻秋风》），在悲戚与傲骨的交织中，完成千里马最动人的精神升华。

在边塞诗的雄浑旋律中，马又绽放出别样的壮烈之美。岑参笔下“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战马的酷寒境遇，衬出征人的无畏；王昌龄“驱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出塞》），用战马的静默，诉说征战后的苍凉；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凉州词》），更让马成为戍边生活的见证者，在“醉卧沙场”的洒脱与“征战几人回”的悲壮间，承载起家国情怀的重量。这些马，是“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骆宾王《从军行》）的战场伙伴，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精神图腾，它们的蹄声，踏过了长城的烽烟，也踏成了民族记忆中最雄浑的交响。

马还构成了古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送别意象，承载着离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与不舍情怀。“一鞭残照里”（王实甫《西厢记》），马鞭挥落的是故园回望的不舍；“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踽踽瘦马是天涯漂泊的孤寂。它驮负着离人远赴塞北江南、蹄声叩响长亭短亭的别绪；它见证着征人戍客的聚散、鬃毛飞扬边塞风沙的苍凉。从“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喟叹，到“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的仓促，马嘶与风吟交织，尽写人间的别离与牵挂。

千年诗行，马蹄声从未远去。从礼制之仪到精神之魂，从壮志凌云到悲怆孤鸣，从边塞壮歌到送别离情，它早已超越物象本身，成为华夏儿女精神世界的鲜活注脚。铁骨载丹心，骏影映千秋，这匹跨越千年的文学之马，将在笔端间继续驰骋，承载着民族的情志与风骨，踏向永恒的文化长河。



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唐代“红地翼马纹锦”纹样复原图。

经典漫谈 (90)

守正创新 戏聚三晋

——2025年山西舞台艺术综述

王鑫 赵源

秀剧目齐聚太原，与山西本土作品同台竞演，共上演21台剧目、35场演出，涵盖晋剧、河北梆子等多种艺术形式，极大丰富了市民的观演选择，为区域戏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太原市实验晋剧院新编晋剧《于成龙》作为开幕大戏，与山西省话剧院话剧《于成龙》形成“两位一体”的创作格局，成为本届艺术节的一大亮点。新编晋剧《于成龙》跳出同类题材多聚焦官场事迹的传统叙事，转而刻画于成龙被贬赋闲、布衣时期的心境与作为，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原创精品。剧中“挡马”“劝降”等核心场面，以精湛的戏曲程式表演，展现出主人公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胆魄与智慧。与之相映成辉，晋剧电影《于成龙》成功入围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实现了“舞台与银幕”的双重突破。山西省话剧院的话剧《于成龙》则以现实主义手法重新讲述故事，用生活化的台词与表演，细腻呈现其廉政精神与家国情怀，与晋剧版本形成内容与风格上的互补，彰显出“同一人物、多元表达”的创作活力。

本届艺术节搭建起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地域、不同剧种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在此碰撞灵感，共同探索戏曲当代传承的有效路径。艺术节还特别推出晋蒙陕冀戏曲票友展演，同时汇集跨省精品剧目，如河北《穆桂英大战洪州》、内蒙古《巡城记》、陕西《一门忠廉·折家军》，以及山西四大梆子多台大戏联袂助演等活动，以多元互动深化区域戏曲的交流与共享，有力推动梆子声腔体系的保护与传承，进一步扩大了晋剧的文化影响力。



①舞剧《永乐未央》剧照
②晋剧《桐叶记》剧照
③晋剧《于成龙》剧照
④方言轻喜剧《社区食堂变奏曲》剧照

文化新地标吸引目光

2025年太原戏剧舞台的一大亮点是丁果仙大剧院与太原市晋剧艺术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太原戏剧文化地标体系进一步完善。这两座专业场馆硬件一流、定位清晰，是精品剧目排演、展演与研究的重要阵地。丁果仙大剧院以晋剧大师命名，上演开幕大戏《打金枝》，复排《桐叶记》，还举办了孙红丽从艺45周年演唱会，兼顾经典传承与新人培育，彰显“传承与创新”定位。

太原市晋剧艺术中心聚焦晋剧传承，举办“锦绣繁花唱春秋”戏曲晚会，汇聚名角展演《烂柯山下》《于成龙》等选段。同时开展艺术研讨与人才培养，推动晋剧技艺薪火相传，还承办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以舞台演绎弘扬抗战精神。两家剧院全年演出覆盖各类群体，为市民提供高品质观演体验，也为精品剧目打磨、青年演员成长搭建平台，助力太原“戏码头”建设走深走实。

山西舞台剧的创作演出热潮，不仅带来艺术盛宴，更产生深远文化效应，为山西文化强省建设注入动力。在观众层面，新编新排剧目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文化素养与审美水平，《社区食堂变奏曲》的烟火气、《永乐未央》的诗意美、《于成龙》的正能量，满足了不同群体需求。文化新地标的启用与保利院线的多元化演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质量戏剧，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城市层面，一系列戏剧盛事与精品创作，以文化为媒让太原被更多人熟知，提升了城市影响力与文化软实力，助力“戏码头”与“国潮戏曲之都”建设。



蹚过大河走西口

岳占东



作者介绍：岳占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躁动岁月》《老河口》，长篇小说《厚土在上》，长篇纪实《西口纪事》《黄河边墙》《晋院时光》等。《千年杨家百年河》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站在河岸上看流水，心会格外平静，当夕阳漂在河的尽头，河面便成了一幅画。一脉细浪翻滚、跳跃，撒着欢转圈，最后转成一个漩涡消失在一片金光之中。我的视线总是被这种不经意的细节牵扯着，牵来扯去，视线再往远探，掠过那片沙洲，河岸对面的山便成了我久看不厌的风景。从朋友们的微信消息中得知，那部耗了我多年心血的走西口题材中篇小说《千年杨家百年河》（《黄河》2023年第4期）被授予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出的消息，那一刻站在县城西口古渡的河岸边，眼前的大河仿佛响起走西口扳船汉的号子声，在“吭吭吭”的号子声中，满河的羊皮筏子千帆竞发，在大河的浪涛中激荡而行……

是的那部字里行间流淌着300年来走西口汉子喜与悲、血与泪、希望与彷徨的《千年杨家百年河》故事，就是从这条晋陕黄河大峡谷开始讲起的——“我们八门镇的黄河峡谷，除了沿河有窄窄几里滩地还算平整，其余都是立在沟壑里的坡地，一条几里长的深沟，两边的坡地像挂在上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讲述100多年前走西口人关于土地与命运的故事，想讲述一个家族从长城到西部大漠拓荒的故事，更想让走西口汉子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成为文学形象而活跃在读者心中。

《千年杨家百年河》是我以走西口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其中的一部。这种写作我摸索了近20年，个中缘由与身边这条黄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河曲县参加工作30余年的时光中，文学成为我人生的底色。特别是在2004年刚而立之年，我被组织任命为河曲县文联主席后，河曲以及流淌在这片土地九曲十八弯的大河，便给了我很多文学想象。河曲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有黄河、长城，是走西口重要的发源地，也是诞生民歌二台的海湾。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大河奔腾的浪花，

第一次听到民歌二台婉转的曲调，就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在文联工作岗位20余年，黄河、长城、走西口、民歌二台等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成了我文学百花园中培植的对象。我用自己笨拙的笔将先辈们创造的灿烂文化一字一句描绘到自己的作品中，断断续续写出了长篇小说《厚土在上》、长篇纪实《西口纪事》《黄河边墙》等体现黄河文化的文学作品和20余部以河曲民歌二台、走西口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先后三次入围“赵树理文学奖”，直至第四次《千年杨家百年河》入围，获得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为了完成《千年杨家百年河》这部4万余字的作品，我多次到内蒙古自治区后套一带深入生活。特别是2014年我被中国作家协会确定为“定点深入生活”成员后，我先后在长城沿线和当年走西口的村镇，体验先辈生活的酸甜苦辣，并翻阅了大量文献。其中在朋友的推荐下，看到后套杨商人后代金建刚先生撰写其祖父讲述的《府谷杨商人后套传奇》一文。其走西口的故事对我触动极大。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后，我才豁然明白，原来后套叫杨家河的“二黄河”从17世纪开始，先后有三家来自不同地方的杨姓家族进行修筑。第一家是山西平遥的杨大义家族，从1805年开始，直至上世纪40年代，五代人修筑掌控马拉河工程。第二家是陕西府谷的杨廷栋家族，从1873年至1904年修筑黄土拉亥河渠。第三家是山西河曲的杨满仓杨米仓家族，从1875年开始修渠，直至第三代杨茂林成为上世纪初河套地区水利专家。三个杨姓家族修筑杨家河100多年，也难怪杨家河会成为后套水利工程的丰碑被载入史册。

如此浩繁的工程和家族兴衰，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幻故事让我欲罢不能。这个故事在我追寻走西口人的大脑中与多年来阅读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相遇。《百年孤独》诗一般跳跃的语言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让我找到了讲述走西口人故事的腔调，戍边的千年杨家和后套百年河流最终在我的思绪中化成了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千年杨家百年河》由杨家三代人走西口讲起。第一代杨德利贩卖皮货，开启了杨家经营土默川平原大片土地艰苦卓越的创业史。第二代以杨满囤为代表的杨氏兄弟，随征西大军进入河套地区，辞官经营土地，修筑灌区，让八百里平原变成米粮川。第三代以李氏和杨增粮母子为代表，与洋人争夺土地，由此引起家族纷争和民族独立斗争。

通过这篇小说创作，我更加意识到一个国家民族性的重要，也更加坚定了我为民族兴亡而书写的信心。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借用这句话，但愿这部写走西口人奋斗史和民族交融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走进千千万万读者中间。

接地气的振兴故事

《村里来了三个女当家》

王鑫

东北“90后”网络文学作家徐向南，用他特有的直爽劲儿，在《村里来了三个女当家》（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里，讲了个接地气的故事——3位城里姑娘跑到乡下当“女当家”，带着乡亲们种虫草、绣花、搞旅游，把个偏僻小山村折腾得红红火火。书里没有那些高大上的口号，全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事儿，却让这个城里人看得津津有味，仿佛也跟着她们在村里走了一遭。

书里的三位女主角，没一个是“高大全”的人物，却真实生动有温度。唐若楠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也会为修路占地的事儿跟村民吵得脸红脖子粗。唐若楠没硬来，而是蹲在田埂上，跟对面的李大爷算了一笔账：“路修好了，游客多了，你家果园的果子能多卖好几成，孙子娶媳妇的彩礼钱不就都有了？”这话实在，李大爷愣了半天，最后嘟囔着：“行吧，看在你这姑娘实在的份儿上。”人物的“实在劲儿”，让我经常想起一句话：“别整虚的，老百姓就认实在。”

江雨昕这位设计师，刚来时连锄头都拿不稳，现在却能带着老妈妈们绣出时髦的绣包。她跟着张奶奶学刺绣，用传统针法织成手机壳、丝巾，城里人抢着买。这让我想起老家隔壁的王婶，她以前只会纳鞋底，现在跟着短视频学做手工，每月能多挣一千多元。原来，传统不是包袱，是等着被点亮的宝藏。

吕佳从城里白领变成乡村CEO。她第一次开村民大会，紧张地把PPT翻错了页，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她没放弃，而是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村民的需求。比如，在“修路风波”章节中，作者通过村民会议的现场描写，精准还原了基层治理中的复杂性，说明了乡村振兴不是“造盆景”，而是种庄稼，需要耐心和智慧。作者写乡村故事没端着教育人的架子，反而带着股自嘲的幽默，用他的笔告诉我们：网络文学不仅能写仙侠、言情，也能写最真实的时代脉搏。

作为省会城市，太原2025年再办第二届晋剧艺术节，既是对晋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晋冀蒙陕等地戏曲交流互鉴、携手共促繁荣的重要平台。艺术节期间，来自河北、内蒙古等地的优